

八点半 长篇小说

张 生 著

倾 诉



中国青年出版社

长篇小说

倾 诉

张 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张生，男，1969年生，河南焦作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曾于200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上海市首届及第二届签约作家。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一个特务》《刽子手的自白》《地铁一号线》，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随笔集《可言可思》，学术专著《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译著有《文化理论关键词》《权力的精神生活》《杜鹃岛上的爱与幻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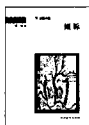
“八点半”小说书目

- | | |
|-------------|-----------|
| 《滴泪痣》 | 李修文 著 |
| 《裸奔指南》 | 李修文 著 |
| 《谁来爱我》 | 方 远 著 |
| 《谁是帅哥》 | 郭 楠 著 |
| 《空心梦》 | 海 连 著 |
| 《大学情事》 | 见 忘 著 |
| 《大学心事》 | 青年文学编辑部 编 |
| 《从壹万到百万要多久》 | 渔火者 著 |
| 《城市从此开始》 | 老 猫 著 |
| 《万物生长》 | 冯 唐 著 |
| 《风情万种》 | 陈 彤 著 |
| 《白驹》 | 朱 辉 著 |
| 《血》 | 渔火者 著 |
| 《公务员》 | 黄佩华 著 |
| 《倾诉》 | 张 生 著 |

“八点半”推荐阅读

- | | |
|-----------------|----------------|
| 《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 | [捷克] 博·赫拉巴尔 著 |
|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 [捷克] 博·赫拉巴尔 著 |
| 《巴比代尔》 | [捷克] 博·赫拉巴尔 著 |
| 《传记体三部曲》 | [捷克] 博·赫拉巴尔 著 |
| 《我是谁》 | [捷克] 博·赫拉巴尔 著 |
| 《周恩来飞往万隆》 | 陈敦德 著 |
| 《革命百里洲》 | 赵 瑜 著 |
| 《中国油画史》 | 刘 淳 著 |
| 《巴金全传》 | 陈丹晨 著 |
| 《世界美如斯》 | [捷克] 雅·赛弗尔特 著 |
| 《玉器时代》 | 艾 丹 著 |
| 《美国士兵弗兰克斯》 | [美国] 汤姆·弗兰克斯 著 |
| 《赵瑜散文》 | 赵 瑜 著 |
| 《卧薪尝胆》 | 李森祥 著 |
| 《台阶》 | 李森祥 著 |

责任编辑 熊耀冬
万同林
装帧设计 l.d
apple





目 录

1. 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	1
2. 囚徒困境	5
3. 打火机	14
4. 张柏芝和凯特·温斯莱特	20
5. 车站	25
6. 鲁迅的身高,神秘女人和手机联号	31
7. 迟到的歉意,新天地与失恋姑娘	35
8. 深夜来电	41
9. 同性恋	46
10. 背影	51
11. 百万富翁	57
12. 无性的人	61
13. 蜘蛛侠与铃声再现	66
14. 重返八十年代	69
15. 我爱你	75
16. 小人书咖啡馆	82
17. 这一代人的自恋,谁知道呢?	90
18. 回到未来	94
19. 房间里的女人	99
20. 梦工厂	105
21. 谢谢你常记得我	110

22. 旧时光	116
23. 让·鲍德里亚医生的精神分析	121
24. 第三次握手	129
25. 青梅竹马	137
26. 人约黄昏	144
27. 唱歌给风听	149
28. 窗外	153
29. 子夜的孩子	159
30. 不知名的彗星	163
31. 一个熟悉的男人的来信	168
32. 穿墙记	173
33. 保罗西蒙的磁带,抽水马桶和记忆的分量	179
34. 比萨饼解码器	183
35. 巴比一刻	188
36. 垃圾时间	192
37. 地下室酒吧	199
38. 世界被把握为图像	204
39. 蝴蝶	208
40. 看不见的距离	212
41. 人生,失眠和康德	217
42. 白夜	222
43. 真实的谎言	227
44. 三人行	233
45. 在地铁车站	239
46. 乞丐与小偷	243
47. 年轻的老人	248

48. 旋转餐厅	252
49. 真相	258
50. 宽恕,海顿的小夜曲和联想	262
51. 黑暗中的楼梯	266
52. 可疑的身份	271
53. 午夜场	276
54. 月亮和六便士,情侣装	284
55. 约会	289
56. 岁月无声	295
57. 蜜蜂,刺猬,仙人掌	299
58. 梦,放大镜,从未变化的世界	305
59. 时代病	309
60. 无名的期待	317
61.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323
62. 归乡路	329
63. 手机,午餐,新动向	334
64. 不一样的生活	338
65. 白头翁	344
66. 大海的声音	351

1 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

2004年9月24日下午3点30分,有两个打扮得像双胞胎一样的家伙,门也不敲就闯进了我的办公室。

他们进来时,我刚把写好的稿子用电子邮件发给设在广州的杂志社,正一边抽烟一边听调频台的一个声音沙哑却性感迷人的女主持播放咖啡音乐。这个时间正是一天中最好的也是最容易发呆的时间,也是最难熬的一个小时,下班还有点早,再开始新的工作则已迟了。

窗外,天空显得阴郁而低沉,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下雨。从外滩的房子尖顶看过去,东方明珠上的那两只一高一低终日闪烁着紫红色金属光泽的圆球好像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变成了两个纸做的灯笼,暗淡而没有分量,似乎一阵风就可以把它们吹走。下面的街道上,汽车和人流寂然无声,像甲虫一样在高楼围成的峡谷中缓缓而行,让人感到似乎回到了默片时代,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又在静止。然而这恰与我此刻慵懒的心情正相适合。

其实外面阳光灿烂,只是因为落地窗装的都是茶色玻璃,才使外面的一切看起来都像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霭,失去了生气。而我也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

但现在，我再也假装不下去了。

“请问两位有什么事？”我忙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向他们打了个招呼。

这两个人一高一矮，都穿着黑西装白衬衫，还打着黑色的领带，戴着眼下最时髦的无框墨镜，也就是《黑客帝国》里救世主尼奥戴的那一款。我真怀疑，他们很可能连内裤和袜子的颜色也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不同的是，那个个子高的家伙留了个板刷头，瘦的则像那些没成名的艺术家一样在脑袋后扎了个长长的马尾。总之，这两个家伙就像是来自好莱坞的黑帮片里走出来的人一样，不能给人以真实感。

我本想礼貌一点，装模作样地站起来，但想想也就算了，没办法，身处我们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再加上全球化，网络，盗版数字化视频光盘，弄得我们什么都没有原创性，什么都得模仿，都快变成了人家的影子。这两个家伙的扮相明显脱离中国黑社会的实际。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也好不了多少，比如说，我凭什么说他们是黑社会的人物呢？不也是黑帮片看多了吗？也许他们只是来给我们杂志爆料而又不想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客人。而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我们的杂志冠名《品位》，名义上是个综合类的文化杂志，貌似高雅，实则是个不折不扣的通俗杂志，专门以传播娱乐界的小道消息和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为生。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我又问了一句。但这两个人仍然像哑巴一样，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我不为所动，我自信我的长相还对得起这两个小子。我从桌子上又拿起一支烟，咔嚓一声用打火机点上。

“你是张生吗？”个子矮一点的终于绷不住了，开始粗着嗓

子问我。他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憋出来的，有点虚张声势。

“是”，我点点头。继续抽烟。

那个板刷头突然伸手把我嘴上燃着的香烟拔下来，扔到了烟灰缸里。然后，他从办公桌上顺手抄起一支圆珠笔，对着自己的另一只手掌直戳过去。

我以为他在变魔术，忙瞪大了眼睛。可他的手掌很快鲜血淋漓，那支圆珠笔竟然扎进了他的手掌。我还没来得及表示我的惊讶，他身后的那个家伙突然砰地一声捂着嘴倒了下去。他回头看了一眼，忙把圆珠笔从手掌的伤口里拔出来，弯腰把他扶了起来。

“我有点晕血。”那个倒在地上的家伙无力地说。

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居然是个女的。

“要不要喝点水？”我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老实点。”板刷头扭头冲我喝了一声。

这次我没听他的话。我从饮水机边拿起一个一次性杯子，接好水，递给了他。他没说话，接了过来。那个倒在地上的家伙也把挂在一只耳朵上的墨镜摘了下来，喝了一大口水。

她脸色煞白，不过长得还真漂亮，她的模样很像这几年正当红的香港电影演员张柏芝，正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正当华年的英国女演员凯特·温斯莱特。没别的原因，她丰腴性感的身材实在让我着迷。

“坐到椅子上，不要动。”板刷头的口气缓和了一点。

看看那个女的不会有什么危险，我退到桌子后坐了下来。

很快，那个女的就重新戴上墨镜站了起来。板刷头也扯下自己的领带，把那只已经鲜血淋漓的手缠了起来。

看来，不是变魔术。因为那些血的确不像是番茄酱做的。

“你知不知道颜回到哪去了？”他问。

“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联系不多。”我老实讲。

“多长时间了？”

“让我想想，”我算了一下说。“大约有两个多月了。”

他回头看了那个女的一眼。

“听着，那就把他给我找出来，有消息立即告诉我们。”他把一张名片扔到了我的面前。

“他怎么了？”我好奇地问。

“少废话。刚才你都看见了。放聪明点。”他把那只裹着领带的血迹斑斑的手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和那个女的砰地拉开门走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现在，不只是有美女作家，连美女强盗也有了。

走廊上静悄悄的，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我关上门。走到巨大的落地窗边推开了一扇窗户，室内的光线一下明亮了起来，下面街道上的喧嚣声像陡然刮进来的风一样忽然变得强劲了许多，东方明珠上的那两个圆球正在阳光下闪烁着，发出耀眼的光芒，而刚才沉寂的景物，似乎也都又重新活了过来。

烟灰缸里的烟头仍然在冒烟，我把它掐灭，捡起了桌子上的那张名片看了看，上面除了一个手机号码外，什么也没有。

我犹豫了一下，从通讯录里找到颜回的手机，给他拨了个电话。果然不出所料，电话里传来的是对方手机已关机的声音。我又给他住的地方拨了个电话，电话通了，我一阵高兴，可接电话的却是个女的，我刚告诉她我要找颜回，她就不耐烦地讲她已经说多少次了，这个人已经搬走了，要我以后不要打

了。估计她一定是被找颜回的电话烦透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她是否知道颜回搬到哪里去了，她就无声地挂断了电话。

调频台的节目已经变了。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正在装腔作势地介绍台湾的几个把自己打扮得像女人一样的小白脸胡乱拼凑的一张唱片，“尼采说，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场错误。同样，如果错过了这张唱片，那也一样是个错误。”

放屁。

如果没有颜回，生活才是一场错误。

我把收音机关掉，重新捡起那张名片，把上面的那个号码输入我的手机，储存了起来。

2 囚徒困境

这些年来，随着年龄渐长，我想我已经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今年已经三十六岁，而且还是单身，我的人生观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2002年，以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为原型的电影《美丽心灵》获奥斯卡金像奖后，为他赢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博弈论重新被热炒，出于职业关系，我也因此半懂不懂地弄懂了囚徒困境的理论，所以，尽管在很多场合，我早已不再出于年轻人的虚荣心而不懂装懂或含糊其词，但此后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不管遇到谁，我都始终以讲真话为荣。甚至，即使是遇见那两个来历不明让人哭笑不得的黑社会的家伙也一样。

两个多月前的一天，我的确曾在淮海路的一家号称沪上最奢华的KTV见过颜回一次。那天并非周末，我只是应这家KTV公关部的一个朋友所请，到这里来体验一下生活，以

在我们那本杂志上写篇文章作个宣传。当他带我走进这家刚开张不久的 KTV 时，我着实吃了一惊。这家占据了淮海路上屈指可数的体量最庞大的大厦整整一个楼面的 KTV 金碧辉煌，宛如繁花的枝形吊灯在头顶盛开，走廊两侧，厅堂之间，触目可见古希腊优雅的裸体雕塑，繁琐而华丽的爱奥尼克式立柱，珠玉乱溅的喷泉，让人为之目眩神迷，有那么一小会，我都怀疑是不是时光忽然发生了倒流，不小心走进了罗马大帝恺撒的某个极尽奢华的宫殿，以至于刚才还在我身后流光溢彩的淮海路也在刹那之间黯然失色。

从一个又一个像蜂巢一样的包房里传出嘈杂的音乐声和歌声，穿着雪白的缀有黑色蝴蝶领结的衬衫的服务生端着盛满啤酒和洋酒的托盘一路小跑，从走廊上去洗手间和在门外大声接听手机的客人身旁侧身走过。还有，说出来可能没人相信，在这些用石膏做成的手一敲就会砰砰作响的精美的垃圾中，竟然有数不清的小姐在来回穿梭，如果说全上海的小姐都被集中到了这里，也不为过。这些在灯光下显得异常漂亮的女孩，一律穿着黑色或深色的裙子，露出白皙的肩膀和胸脯，手里拿着缀有饰物的手机在迷宫一样的走廊里匆匆行走，她们身上散发的各种各样的香水的味道是如此浓烈，几乎让人为之窒息。

然而就在我跟着这位朋友向前走去时，我身边的一个包房门上的玻璃突然被从里到外撞成了碎片。因为音乐声是这样的吵，我想说是被音乐震碎的也未尝不可。我的朋友忙推开门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一股浓烈的酒气飘了出来，在幽暗的灯光下，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正搂着一个小姐在跌跌撞撞地跳舞，其实还不如说瞎晃更合适，看得出来他已经喝醉了，

如果不是那个小姐勉力支撑，他一定会倒在地上。还有一个小姐正若无其事地拿着话筒盯着电视屏幕在卡拉。我的朋友看他们没出什么事，转身叫一个服务生把走廊上的玻璃清扫一下，然后准备带着我离开，可包房里的那个男人口齿不清但却很大声的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哎，张生，别走，是我，我是颜回呀。”

看着我还在门口发愣，他一边叫，一边甩开那个小姐，伸着胳膊向我走过来，我赶紧握住了他的手，确实是颜回。只是几个月没见，他把原来刚来上海时扎成马尾的长发剪短了些。难怪我认不出他。不过，他的脸还是像过去一样年轻。在走廊明亮的灯光下，还是一丝皱纹也没有。不像我，由于常皱眉假装思考问题，额上已经有了抬头纹。

“你到哪里去？怎么样，一起玩好了。你看，小姐我都已经替你叫好了。”他拉了拉自己本来就已经松松垮垮的领带，转身向那个还在唱歌的小姐招了招手。“快过来，见见我的大哥。”

我知道他这是瞎扯，这两个小姐都是他叫来陪自己的。那个小姐马上乖巧地过来拉住了我的一只手，嗲声嗲气地叫了我一声大哥。我只好转头向朋友笑了一下，“怎么办？那我就不过去了。”

“没问题，你好好玩好了，买单的时候签我的名字就行了。”说完，他又对两个小姐交待了一句，让她们好好陪我们玩。然后就告辞了。

但我并没有尽兴。我刚坐下不久，颜回的身子就突然朝前一探，开始呕吐了起来。以前我也见过他喝多过，但还很少

看他当面呕吐过。因为我的那个朋友才打了招呼，两个小姐不敢怠慢，忙到门外叫了服务生过来打扫。而他虽然已经倒在了沙发上，却像条狗一样伸着舌头还叫我拿酒给他。我只得自叹霉气，把那两个小姐打发走后，从衣架上拿起他的花格子衬衫，把他从沙发上拽起来，扶着他高一脚低一脚地离开了这个假得已经和真的差不了多少的虚拟世界。

当我架着他从电梯中出来时，时间还早，淮海路上正是热闹的时候，公交车缓缓驶动的声音和被灯光装扮得犹如水晶宫一般的商店里传来的音乐声夹杂在一起，两侧的高楼上，是巨大的霓虹灯，它的颜色像流水一样变换不停，温暖的夜风像柔软的羽毛一样吹了过来，轻轻地从人丛间掠过。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眼前这个世界甚至比里面的那个世界更不真实。

在人行道旁的一棵被无数个发光的小灯泡缠绕着的梧桐树下，颜回又弯下腰呕吐了几口，我一手拉着他，另一只手用力捶他的背。经过我们身边的人都露出了厌恶的神色，远远地就绕了过去。我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把他塞到了车后座上，然后我也上了车，叫司机把他送回家。

车子很快就上了高架。颜回已人事不省，他闭着眼睛，仰面躺在座位上，沉甸甸的脑袋不时倒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又像拨浪鼓一样倒向另一边。司机大概是闻到了我们身上浓烈的酒气，把前车窗稍稍开了个口子。一阵清新的风吹了进来。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清凉的空气，感觉好了很多。但颜回可能被冷风一吹，有些吃不消，忽然直起身子，嘴里发出哇啦哇啦的声音，一头向前栽去，我急忙抓住他的胳膊，以免他的头不小心撞到前面的椅背上。司机也忙伸手递给我一只皱巴巴

的塑料马夹袋，让我招呼一下颜回，以免吐得到处都是，然而他只是干呕了几声，就又重重地倒在了座位上。外面，灯火辉煌的街道就像无声的电影一样从我们身边滑过。在车内忽明忽暗的光线中，颜回闭上了眼睛，紧皱的眉头也舒展了开来，在连续呕吐了这么几次后，他已经平静了下来，但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一种痛苦的神色，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啃噬着他的内心，而他正在默默地承受。

我没有吭声。

把他送到他住的那幢形状像一扇巨大的屏风似的高层公寓后，我还是和上次一样，扶着他走到电梯口后停了下来。他这时就像刚从一场冗长而沉重的梦中挣扎出来，神情既疲惫又迷惑，仿佛这场梦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他那本来就略显苍白的脸比墙面上那些早已失去光泽的瓷砖还要苍白，几乎已看不出一点血色。

“张生，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他虚弱但却清醒地说。“上去坐坐？”

我以为自己会拒绝。但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主动发出这样的邀请。就和他一起走进了电梯。

上一次，他醉得比这次更厉害，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他摇晃着差一点栽进去，可还是摇着头不让我送他上去。

“没问题，我自己能行。”他在电梯的阴影里抬起手对我说，“我有数的。”

他翘起嘴角向我笑了笑，一侧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深深的酒窝。在我面前，电梯的两扇门慢慢地碰到了一起，发出了咔嚓的声音。他的微笑也马上不见了。

我有些不放心的，走到楼外，仰头看着在黑暗中静寂无声的